

資治通鑑補正

卷之三

資治通鑑補正卷二百六十五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正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八十一

起天祐元年五月盡昭宣
帝天祐三年凡二年有奇

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下之下

甲子天祐元年五月丙寅加河陽節度使張漢瑜同平章事 帝宴朱全忠及百官於崇勳殿既罷復召全忠宴於內

殿全忠疑不入帝曰全忠不欲來可令散翔來全忠擿翔使去曰翔亦醉矣辛未全忠東還乙亥至大梁 忠義節

度使趙匡凝遣水軍上峽攻王建夔州

趙匡凝以襄陽之甲窺夔門夔在上游沂流攻之故曰上峽

知渝州王宗阮等擊敗之萬州刺史張武

作鐵綏絕江中流

經音庚入音更與
經不同韻音恒

立柵於兩端謂之鎖峽 六月雨一大雹於彭城高廣與佛寺等入地可丈餘

經月乃消盡 李茂貞王建李繼徽傳檄合兵以討朱全忠全忠以鎮國節度使朱友裕為行營都統將步騎擊之

命保大節度使劉鄧棄鄆州引兵屯同州

劉鄧在鄆州逼近李茂貞繼徽聲援不及
接故使棄鄆還屯同州與朱友裕勢合

丑全忠引兵自大梁西討茂貞

等秋七月甲子過東都入見壬申至河中 西川諸將勸王建乘李茂貞之衰攻取鳳翔建以問節度判官馮涓涓

曰兵者凶器殘民耗財不可窮也令梁晉虎爭勢不兩立若併而為一舉兵向蜀雖諸葛亮復生不能敵矣鳳翔蜀

之藩蔽不若與之和親結為婚姻無事則務農訓兵保固疆場有事則覘其機事觀釁而動可以萬全建曰善茂貞

雖庸才然有强悍之名遠近畏之與全忠力爭則不足自守則有餘使為吾藩蔽所利多矣乃與茂貞修好丙子茂

貞遣荆官趙錦如西川為其姪天雄節度使繼勣求昏

此天祐草治秦州屬李茂貞

建以女妻之茂貞數求貨及甲兵於建建皆

與之王建賦餉重人莫敢言焉涓因建生日獻頌先美功德後言生民之苦建愧謝曰如君忠謙功業何憂賜之金

帛自是賦斂稍損。初朱全忠自鳳翔迎車駕還見天祐三年。見德王裕眉目疏秀且年齒已壯惡之私謂崔允曰德王嘗奸帝位謂為劉季述所立也事見二百六十二卷光化三年宣可復留公何不言之允言於帝帝問全忠全忠曰陛下父子之間臣安敢竊議此崔允責臣耳帝自離長安日憂不測與皇后終日沈飲或相對涕泣全忠使樞密使將元暉伺察帝動靜皆知之帝從容謂元暉曰德王朕之愛子全忠何故堅欲殺之因泣下齧中指血流元暉具以語全忠全忠愈不自安時李茂貞軍繼徵李克用劉仁恭王建楊行密趙匡凝移檄往來皆以興復為辭全忠方引兵西討岐邠以帝有英氣忍變生於中欲立幼君易謀禪代乃遣判官李振至洛陽與元暉及左龍武統軍朱友恭右龍武統軍氏叔琮等圖之八月壬寅帝在椒殿椒殿皇後殿也元暉選龍武牙官史太等百人夜叩宮門言軍前有急奏軍前謂西討行營軍前也欲面見帝夫人裴貞一開門見兵曰急奏何以兵為史太殺之元暉問至尊安在昭儀李漸榮臨軒呼曰甯殺我曹勿傷大家帝方醉聞之遽起單衣繞柱走史太追而弑之年十三漸榮以身蔽帝太亦殺之又欲殺何后后求哀於元暉乃釋之邠將元暉矯詔稱李漸榮裴貞一弑逆宜立輝王祚為皇太子更名祝監軍國事又矯皇后令太子於櫨前即位宮中恐懼不敢出聲哭丙午皇太子即位時年十三淮南將李神福攻郢州未下會疾病還廣陵楊行密以舒州團練使泌陽劉存代為招討使泌陽漢湖陽縣地後魏置石馬縣後訛為上馬貞觀元年廢開元十六年復割湖陽置上馬縣天寶元年改曰泌陽屬唐州宋白曰泌陽縣本漢舞陰縣地云云同上唐改泌陽以地在泗水之陽也唐州治焉神福尋卒宣州觀察使臺蒙卒楊行密以長子牙內諸軍使渥為宣州觀察使時行密病又牙都指揮使徐溫謂渥曰王寢疾而竊嗣出藩此必姦臣之謀定日相召非溫使者及王令書慎無亟來為徐溫召翔邠甯兵竟不出幸未東還冬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朱全忠聞朱友恭等弑昭宗陽驚號哭自投於地曰奴輩負我令我受惡名於萬代癸巳至東都伏梓宮慟哭流涕又見帝自陳非己志請討賊先是護廬軍士有掠米於本

渥張渥泣而謝行

九月乙巳尊皇后為皇太后朱全忠引兵北屯永豐南至驛谷

軍永壽所以致邠兵自北鳳

而南至驛谷所以致岐兵

溫召

為徐

溫召

為徐溫召

白州司戶尋皆賜自盡。威臨刑大呼曰：「賣我以塞天下之謗，如鬼神何！」行事如此，望有後手。平南天平節度使張全義來朝，丁酉復以全忠為宣武護國宣義天平節度使，以全義為河南尹兼忠武節度使，判六軍諸衛事。乙巳，全忠辭赴鎮，庚戌至大梁。鎮國節度使朱友裕薨於禁園行營。光州叛楊行密降，朱全忠行密遣兵圍之。光州與郢州皆告急於全忠。楊行密使其將劉存政杜洪於郢州

十一月戊辰，全忠自將兵五萬自潁州濟淮軍於霍邱。九域志：霍邱縣在壽州東一百二十七里。分兵救郢州淮南兵糧光州之圍，還廣陵按兵不出。戰，全忠命諸將大掠淮南以困之。錢鏐潛遣衢州羅城使葉讓殺刺史陳璋，事泄。錢鏐恨陳璋，見三百六十二卷。天復二年。

十二月，璋輒讓而叛，降於楊行密。初，馬殷弟賓事孫儒為百勝指揮使，儒死，事楊行密。屢有功，遷黑雲指揮使，為人沈勇質重，未嘗自矜。行密嘗從容問其兄弟，賓對曰：「馬殷實之兄也。」行密大驚曰：「吾嘗怪汝器度瓊偉，果非常人。當遣汝歸，賓泣辭曰：『賓孫儒敗卒大王不殺而寵任之，非報身不足以報湖南地。』近朝名舊得兄聲聞，足矣。」賓事大王久，不願歸也。行密歎曰：「昔吾見子之貌，今無愧焉。」於是為吾合二國之歡，通商貿，有無亦所以報我也。乃厚禮遣歸，餞錢於知賓至長沙殷大喜，表賓為節度副使。元日，殷議入貢天子。賓曰：「楊王地廣，兵彊，與吾鄰接，不若與之結好，大可以為緩急之援，小可以通商旅之利。」殷作色曰：「楊王不事天子，一旦朝廷致討，罪將及吾汝。置此論勿為吾禍。」初，清海節度使徐彥若遣袁鷹副使劉隱權留後，朝廷以兵部尚書崔遠為清海節度使。遠至江陵，聞嶺南多盜，且畏隱，不受代，不敢前。朝廷召遠還，遣使以重賂結朱全忠。全忠乃奏以隱為清海節度使。

昭宣光烈孝皇帝

諱祚，即位，更名柷。昭宗第九子。後唐明宗天成三年立廟，

曹州四年乃追崇謚號。在位三年，為朱全忠所篡，不改元。

乙丑，天祐二年春正月，朱全忠遣諸將進兵逼壽州。是時壽州治壽春，朱全忠之自寵，即諸將迎送之。

潤州團練使安仁義以善射冠軍中

當時稱。朱瑾、朱志誠、弩及仁義，皆為第一。然仁義心輕，二人常曰：「志誠弩十不當瑾槊之一，瑾槊十不當我弓之一。」每射必命中，而後發。淮南軍皆畏之，不敢近。又得士心，故王茂誅政之躰，卒不克焉。楊行密謂之曰：「汝之功，吾不忘也。」安仁義，即楊行密破趙龜宋，身自歸當以汝為行軍副使，但不掌兵耳。仁義不從。茂掌兵地，遁入城，遂克之。韓孫傳平，宣潤皆有功。

仁義舉族登樓爭不敢逼先是攻城諸將見仁義輒罵之惟李德誠不然至是仁義召德誠登樓謂曰汝有禮吾今以為汝功乃鄭弓於地且以愛妾贈之德誠披之而下并其子斬於廣陵市兩浙兵圍陳詢於睦州陳詢叛錢鏗始上卷天祐三年

楊行密遣西南招討使陶雅將兵救之軍中夜驚士卒多踰壘亡去左右及裨將韓球奔告之雅安卧不應須臾自定亡者皆還錢鏗遣其從弟鑑及指揮使顧全武王球禦之為雅所敗虜鑑及球以歸

庚午朱全忠命李振知青州事代王師範全忠圍壽州州人閉壁不出全忠乃自霍邱引歸月半即至大梁

李振至青州王師範舉族西遷至漢陽素服乘驢而進至大梁全忠客之袁辛振為青州留後戊戌以安南節度使同十日全忠使蔣元暉邀昭宗諸子德王裕棣王相度王禊沂王禋遂王禕景王祕祈王祺雅王禊璿王祥豈酒九曲池

九曲池在酒酣悉縊殺之投戶池中朱全忠遣其將曹延祚將兵與杜洪共守郢州庚子淮南將劉存攻拔之執

洛苑中事朱全忠為太師致仕全忠之兄也慧樸無能先領安南全忠自請罷之是日杜自吉以來以戊日杜成土也立春以後歷五戊則杜

洪延祚及汴兵千餘人送廣陵志誅之唐宗光化二年杜洪行密之子是而亡

以禮部侍郎河間張文蔚同平章事甲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獨孤損同平章事充靜海節度史罷獨孤損政事甲申時太子左右皆朱

卽同平章事裴樞為左僕射崔遠為右僕射並罷政事初柳璨及第不四年為宰相性任正直旣時天子左右皆朱全忠腹心璨曲意事之同列裴樞崔遠獨孤損皆朝廷宿望意輕之璨以為憾和王禹、張廷範本優人有寵於全忠

吾常以裴十四器識真純不入浮薄之黨裴樞第十四觀此議論本態露矣璨因此并遠損譖於全忠故三人皆罷以吏部侍郎楊涉同平章事涉收之孫也楊涉見錢宗紀為相以罪貶死為人和厚恭謹聞當為相與家人相泣謂其子凝式曰此吾家之不幸也必為汝累加清海節度使劉隱同平章事壬辰河東都押牙益寓卒遺書勸李克用自營繕薄賦徵求

賢俊

夏四月庚子有彗星出西北甲辰出北河貫文昌長三丈餘淮南將陶雅會衛睦兵攻婺州

光化三年田

而顧為楊行密所攻錢鏐使其弟鏞將兵救之五月禮院奏皇帝登位應祀南郊赦用十月甲午行之為朱全忠殺

張

乙丑彗星出軒轅大角及於天市垣光耀嚴猛其長竟天柳璨恃朱全忠之勢恣為威福會有星變占者曰君

本

臣俱災空誅殺以應之璨因疏其素所不快者於全忠曰此曹皆聚徒橫議怨望脹誹宜以之塞災異軍振亦言於

全忠

曰朝廷所以不理良由衣冠浮薄之徒紊亂綱紀且王欲圖大事此曹皆朝廷之難制者也不若盡去之全忠

以為然癸酉貶獨孤損為棣州刺史裴樞為登州刺史崔遠為萊州刺史乙亥貶史部尚書陸辰為濮州司戶工部

尚書王溥為淄州司戶庚辰貶太子太保致仕趙崇為曹州司戶兵部侍郎王贊為濮州司戶自餘或門胄高華或

科第自進居三省臺閣以名檢自處聲迹稍著者皆指為浮薄貶逐無虛日縉紳為之一空辛巳再貶裴樞為龍州

司戶

劉昫曰瀋州治瀋水縣本漢端溪縣地晉分端溪立龍鄉

縣隋改龍鄉為平原縣又改為瀋水唐平瀋鎮置瀋州

獨孤損為瓊州司戶崔遠為白州司戶甲申忠義

節度使趙匡凝遣使修好於王建

六月戊子朔敕裴樞獨孤損崔遠陸辰王溥趙崇王贊等並所在賜自盡時全

忠聚樞等及朝士貶官者三十餘人於白馬驛

白馬驛在滑州白馬縣

一夕盡殺之投尸於河初李振屢舉進士竟不中第故

深疾縉紳之士

言於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空投之黃河使為濁流全忠笑而從之振每自汴至洛朝廷必有鼠

逐者時人謂之鴟梟見朝士皆頤指氣使旁若無人全忠嘗與僚佐及游客坐於大柳之下全忠獨言曰此柳宜為

車轂

衆莫應有遊客數人起應曰宜為車轂全忠勃然厲聲曰書生輩好順口玩人皆此類也車轂須用夾榆

大榆今之

田榆也生田塍間其皮類槐其肉理堅緻而赤

鉗其內理堅緻而赤鉗以為器堅而耐久車柳木宣可為之顧左右曰尚何待左右數十

人猝言宜為車轂者志撲殺之

五司空致仕裴贊貶青州司戶尋賜死柳璨餘怒衝汪猶不啻十數張文蔚力解之

乃此時士大夫避亂多不入朝壬辰敕所在州縣督遣無得稽留前司勲員外郎李廷古德裕之孫也工官居平泉

莊李德裕有平泉莊在河南府界德裕平泉記曰先公眺想屬注伊川吾於是有退居河

洛之志於龍門得喬處士故居草荆棘驅狐狸而為之庵號曰平泉莊去洛城三十里詔下不至責授僕射寺主

薄秋七月癸亥太子賓客致仕柳遜貶曹州司馬 庚午夜天雄牙將李公佺與牙軍謀亂羅紹威覺之公佺焚府

舍剽掠奔滄州爲羅紹威誅牙將張 八月王建遣前山南西道節度使王宗賀等將兵擊昭信節度使馮行襲于

金州馮行襲附

本時劉守文據滄州

朱全忠以趙匡凝東與楊行密交通西與王建結昏乙未遣武甯節度使楊師厚將兵擊之己亥

朱全忠

朱全忠 朱全忠以趙匡凝東與楊行密交通西與王建結昏乙未遣武甯節度使楊師厚將兵擊之己亥

全忠以大軍繼之

李昇曰梁太祖實錄薛居正五代史梁紀皆云七月庚午遣楊師厚帥前軍討匡凝于襄州辛未

師厚討之翌日全忠自帥軍以進編遺錄八月壬辰先抽武甯楊師厚是日到乃義代襄州帥趙匡凝乙未大發軍

徒委楊師厚總其軍政乙亥上領親從步騎繼大軍之後是夜宿尉氏令從之薛史太祖將圖禪代以匡凝兄弟竝

據藩鎮乃遣使先諭吉焉疑對使者流涕答以受國恩深豈敢隨時妄有地志使者復命太祖大怒天祐二年秋七

月遣楊師厚帥師討之辛未全忠南征表匡凝罪狀請前官爵按全忠劫還昭宗于洛陽匡凝與行密等移檄諸道

共計之全忠安可

以禪代問之今不取 處州刺史盧約使其弟佶攻陷溫州李昇曰新紀正月約陷溫州十 張惠奔福州張惠據溫州在此月戊戌今從之

九域志溫州東南至福州界三百二十里

自溫州南出平陽縣渡海浦即福州界五百三十里

錢鏗遣方永珍救婺州

初禮部員外郎

知制誥臨淮司空圖棄官居虞鄉王官谷

王官谷在虞鄉縣中條山自界首至福州五百三十里

詔書徵之圖懼詰洛陽入見陽為辰野墜笏失儀璣乃復下詔曰圖俊造登科朱紫異籍既養高以傲代類移山而

釣名志樂滅流心輕食祿匪夷匪惠難居公正之朝載省載思當徇幽棲之志可放還山圖既還山乃豫為壽藏終

制故人來者引之壙中賦詩對酌人或難之圖規之曰達人大觀幽顯一致吾甯翫遊此中哉君何不廣之甚也每

出則布衣鳩杖以女家人繕畫自隨歲時卽社鼓舞會集圖之造之與野老同席曾無傲色嘗為人作碑贈絰數千

圖置之虞鄉市上任人取之一日而盡時冠盜縱橫所過殘滅獨不入王官谷士人依以避難者皆得全

楊師厚

攻下唐鄆復郢隨均房七州七州皆忠 朱全忠軍於漢北九月辛酉命師厚作浮梁於陰合口襄州襄城縣有陰城鋪

按舊史陰谷口在襄州 西六癸亥引兵度漢甲子趙匡凝將兵二萬陳于漢濱師厚與戰大破之遂逼襄州城下是夕匡凝焚府城帥其族

及麾下士沿漢奔廣陵僖宗中和四年趙德誣據襄州傳子匡凝至是而亡 乙丑師厚入襄陽丙寅全忠繼至匡凝至廣陵楊行密戲之曰居

在鎮歲以金帛輸全忠今敗乃歸我乎匡凝諸侯事天子歲輸貢賦乃其職也豈輸賊乎今日歸公正以不從賊

故耳行密厚遇之

丙寅封皇帝是為賴王提衣整貌

祜為蔡王

丁卯荆南節度使趙匡明帥衆二十萬棄城

奔成都

天復三年趙匡凝逼匡明據有荆南匡凝既敗匡明亦走

戊辰朱全忠以楊師厚為山南東道留後引兵擊江陵

治江陵

九域志江陵府長林縣有樂鄉鎮

荆南牙將王建武遣使迎降全忠以都將賀瓌為荆南留後全忠尋表師厚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王

宗賀等攻馮行襲所向皆捷丙子行襲棄金州奔均州其將全師朗以城降

僖宗大順二年馮行襲取荊州至是而敗行襲遂歸于朱全

九域志金州東

至均州七百里王建更師朗姓名曰王宗朗補金州觀察使割渠巴開三州以隸之

宋白曰渠州春秋巴國秦滅巴置巴郡漢為宕渠縣地蜀先主分巴郡置宕渠

郡渠大同三年於郡理置渠州巴州亦漢宕渠地後漢分宕渠北界置漢昌縣今州理是也後魏于漢昌縣理置大

谷郡又于郡北置巴州開州漢朐縣地後漢建安二年分朐縣西北界置漢豐縣後周置開江郡隋改郡為開州

乙酉詔更用十一月癸酉親郊淮南將陶雅陳璋拔婺州執刺史沈夏以歸楊行密以雅為江南都招討使歙

婺衢睦觀察使以璋為衢婺副招討使璋攻暨陽

暨陽即越州諸暨縣也與婺州東陽縣接境

兩浙將方習敗之習進攻婺州濠州團

練使劉金卒楊行密以金子仁規知濠州楊行密長子宣州觀察使渥素無令譽軍府輕之及行密寢疾命節度

判官周隱召渥隱性憲直憲音恩又音充對曰宣州司徒輕易言纔喜擊毬飲酒

楊渥時守宣州益加官司徒

非保家之主餘子皆幼未

能駕馭諸將廬州刺史劉威從王起細微必不負王不若使之權領軍府俟諸子長以授之行密不應左右牙指揮

使徐溫張穎言於行密曰王平生出萬死冒矢石為子孫立基業安可使它人有之行密曰吾死瞑目矣隱舒州人

也它日將佐問疾行密日留幕僚嚴可求衆出可求曰王若不諱如軍府何行密曰吾命周隱召渥今忘死待之可

求與徐溫詰隱隱猶未出見牒猶在案上可求即與溫取牒遣使者如宣州召之可求同州人也行密以潤州團練

使王茂章為宣州觀察使為茂章奔丙子冬十月丙戌朔以朱全忠為諸道兵馬元帥別開官府是日全忠部署將士

將歸大梁

將自襄陽歸大梁

忽變計欲乘勝擊淮南故翔諫曰今出師未踰月半兩大鎮

謂荆襄兩鎮

闢地數千里遠近聞之莫

不震懼此威望可惜不若且歸息兵俟釁而動不聽改昭信軍為戎昭軍仍割均州隸之

昭信軍本置於金州時已為王建所取

辛卯朱全忠發襄州壬辰至東陽

東陽縣屬隨州自襄陽至東陽一百三十餘里

遇大雨自申州抵光州

宋白曰申州春秋之申國漢置平氏縣魏文帝立義陽郡宋立司州

入魏改為郢州周武帝改郢州為申州光州春秋弦國漢為西陽縣魏置弋陽郡梁末于光城置光州北齊置南郢州後周為淮南郡隨復為光州九域志自申州東南至光州三百五十五里考異曰梁太祖實錄十月壬申上御大軍發自襄州由安黃涉申光暨壽春之霍邱駐馬十國紀年十月朱全忠自襄州帥衆二十萬起光壽按十月丙戌朔無壬申梁實錄誤今從編遺錄道險狹塗潦人馬疲乏士卒尚未冬服多逃亡全忠使人謂光州刺史柴再用曰下我以汝為蔡州刺史柴再用汝陽人也故以衣錦喻之不下且屠城再用嚴設守備戎服登城見全忠拜伏甚恭曰光州城小兵弱不足以辱王苟先下壽州敢不從命全忠留其城東旬日而去起居郎蘇楷禮部尚書循之子也素無才行乾甯中登進士第昭宗覆試黜之仍永不聽入科場常慙恨甲午楷帥同列羅袞盧鼎上言謚號美惡臣子不得而私先帝謚號多溢美乞更詳議事下太常丁酉張廷範奏改謚恭

靈莊愍孝皇帝廟號襄宗詔從之楷目不知書僅能執筆其父羅袞作也楊渥至廣陵辛丑楊行密承制以渥為

淮南留後戊申朱全忠發兗州迷失道百餘里又遇雨比及壽州九域志光州東至壽州三百五十里壽州安豐縣界西正陽屬潁州潁上縣界

癸丑更名成德軍曰武順

以朱全忠成德為武順

十一月丙辰朱全忠度淮而北柴再用抄其後軍斬首三千級獲輜重萬計全忠悔之躁忿尤甚丁卯

父名誠改

成德為武順

至太梁先是全忠急于傳禪密使樞密使蔣元暉等謀之元暉與柳璨等議以魏晉以來皆先封大國加九錫殊

禮然後受禪當次第行之乃先除全忠諸道元帥以示有漸仍以刑部尚書裴迪為送官告使全忠大怒宣徽副使

王殷趙殷衡疾元暉懼寵欲得其處因譖之於全忠曰元暉璨等欲延唐祚故逗遛其事以須變元暉聞之懼自至

壽春具言其狀時朱全忠在全忠曰汝曹巧述閒事以沮我借使我不受九錫豈不能作天子邪元暉曰唐祚已盡

天命歸王愚智皆知之元暉與柳璨等非敢有背德但以今茲晉燕岐蜀皆吾勍敵王遽受禪彼心未服不可不曲

盡義理然後取之欲為王創萬代之業不全忠叱之曰奴果反矣元暉惶遽辭歸與璨議行九錫時天子將郊祀百

官既賜儀裴迪自太宰還裴迪尤至壽春行營從全道大梁自太梁還洛陽道全忠語曰柳璨蔣元暉等懼庚午敕改用宋年正月上辛壬申趙匡明至成都王建以客禮遇之昭宗之喪朝廷遣告哀使司馬卿宣諭王建至

是始入蜀境西川掌書記韋莊為建謀使武定節度使王宗綰諭卿曰武定節度使治洋州蜀之東北鄙也故使諭卿蜀之將士世受唐恩去歲聞乘輿東遷凡上二十表皆不報尋有亡卒自汴來聞先帝已罹朱全忠弑逆蜀之將士方日夕枕戈思為光帝報仇不知今茲使來以何事宣諭舍人宜自圖進退卿乃還庚辰吳武忠王楊行密薨年五十四考異曰十國錄及吳史官王振撰楊本紀皆云天祐二年十一月庚辰行密卒敬翔深編遺錄云天祐三年三月頴州捷河東謀者言去年十一月持李克用絢書往淮南十二月至揚州方知楊行密已死與莊宗功臣列傳行密傳所載略同沈顥行密神道碑殷文圭行密墓誌游恭渥墓誌皆云天祐二年丙寅二月丙申卒葬居正五代史行密傳亦云天祐三年卒行密之亡嗣君幼弱不由朝命承襲或始死未敢發喪赴以明年二月疑顥等從而書之墓誌云十一月吳王廢疾付屋後事授淮南使或本紀等誤用以此月為行器卒王振沈顥殷文圭游恭皆仕吳而紀錄差異固不可考今從舊史而存碑誌年月以廣傳聞將佐共讀宣諭使李儼承制授楊渥淮南節度使東南諸道行營都統兼侍中宏農郡王楊行密請李儼承制見二百六十三卷天祐二年柳璨將元暉等議加朱全忠九錫朝士多竊懷憤邑禮部尚書蘇循獨揚言曰梁王功業顯大歷數有歸朝廷速空揖讓朝士無敢違者幸已以全忠為相國總百揆以宣武宣義天平復國天雄武順佑國河陽義武昭義保義戎昭武定秦甯平盧忠武匡國鎮國武甯忠義荆南等二十一道為魏國宣武領汴宋毫單宣義領汝鄆滑天平領鄧曹濮濟護國領河中晉絳慈隰天雄領魏博貝衛澶相平順領冀深趙佑國領京兆商華河陽領孟懷義武領定祁易昭義軍領潞澤保義領邢洛磁戎昭領金均房武定領洋泰甯領兗沂密平盧領青淄齊棣登萊忠武領陳許匡國領同領國領陝虢武甯領徐宿忠義領襄鄧隨郢唐復安荆南領荆歸陝進封魏王仍加九錫全忠怒其稽緩讓不受十二月戊子命樞密使將兀暉齎手詔詣全忠諭指癸巳元暉自大梁還言全忠怒不解甲午柳璨奏稱人望歸梁王陛下釋重負今其時也即日遣璨詣大梁達傳禪之意全忠拒之初璨陷害朝士過多全忠亦惡之璨與將兀暉張廷範朝夕宴聚深相結為全忠謀禪代事何太后泣遣宮人阿度阿秋達意元暉語以定曰傳禪之後求子母生全王殷趙殷衡譖元暉云與柳璨張廷範於積善宮夜宴對太后焚香為誓期頤復唐於大暉時居積善宮全忠信之乙未收元暉及豐德庫使應頤御厨使朱建武繫河南欲以王殷權知樞密趙殷衡權判宣徽院事金忠三表辭魏王九錫之命丁酉詔許之更以為天下兵馬元帥然全忠已修大梁府舍為宮闈矣是日斬將兀暉杖殺應頤朱建武庚子省樞密使及宣徽南院使獨置宣徽使一員以王殷為之趙殷衡為副使辛丑赦罷寃人

宣傳詔命及參隨侍朝開元禮疏曰昔康獻諸后臨朝不坐則宮人傳命百僚周隋相因國家承之不改唐六典曰後遇延英坐曰祇令小黃門祗候引從宮人不得出內正是年詔敕也

追削將元暉為凶逆百姓令河南府揭戶於都門外聚衆焚之元暉既死王殷

趙殷衡又誣元暉杖何太后令阿秋阿虔通導往來已酉全忠密令殷衡害太后於積善宮殺追廢太后為庶人阿秋阿虔皆於殿前撲殺庚戌以皇太后喪廢朝三日辛亥敕以宮禁內亂罷來年正月上辛謁郊廟禮癸丑守

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柳璨貶登州刺史太常卿張廷範貶來州司戶甲寅斬璨於東門外車裂張廷範於都市磔臨刑呼曰負國賊柳璨死其宜矣西川將王宗朗不能守金州焚其城邑奔成都戎昭節度使馮行龍復

取金州奏稱金州荒殘乞徙理均州從之更以行龍領武定軍陳詢不能守睦州卒于廣陵為兩浙兵所逼也

睦州至淮南招討使陶雅入據其城楊渥之去宣州也欲取其幄幕及親兵以行觀察使王茂章不與渥怒既襲

而敗詔而敗淮南招討使陶雅入據其城楊渥之去宣州也欲取其幄幕及親兵以行觀察使王茂章不與渥怒既襲

位遣馬步都指揮使李簡等將兵襲之湖南兵寇淮南淮牙內指揮使楊彪擊卻之召濮州司馬韓偓為翰

林學士偓不敢入朝挈其族南依王審知而卒卒後審知聞其家箱笥頗多而緘鏽甚固意其必多珍玩使親信發

觀惟得燒殘龍鳳燭金縷紅巾百餘條蠟淚尚新巾杳猶鬱有老僕泣然而言曰公為學士日常視草金鑾內殿深

夜方還翰苑當時皆官戒秉燭以送歸院公悉藏之自西京之亂得罪南遷十不存一二矣

丙寅天祐二年春正月壬戌靈武節度使韓遜奏吐蕃七千餘騎營于宋高谷將擊嘯未及取涼州

趙珣聚米圖經曰靈武自賀蘭山路過西至涼

百里李簡兵奄至宣州王茂章度不能守帥衆奔兩浙親兵上蔡子彥能當從以母老乃使家人扶其母俟于道左彥

能抱母泣告茂章曰彥能有老母在此不能舍而從公敢請死茂章哀其意而許之彥能乃馳還宣州登城諭衆曰王府

命我招諭汝曹楊渥父子皆以王爵鎮廣陵故稱淮南軍府為王府大兵行至矣衆由是定陶雅畏茂章斷其歸路引兵還歙州錢鏗復取睦州

睦州自此屬楊氏不能爭鏗以茂章為鎮東節度副使乙丑加靜海節度使曲承裕同平章事

事見二百二十一曲承裕乘亂據有安南初承裕嗣鎮魏博

選募六州驍勇之士五十人為牙軍

卷代宗廣德元年據有安南

彊橫小不如意輒逐舊帥而易之自史憲誠以來皆立於其手

穆宗長慶二年立史憲誠文宗太和二年立何進

懿宗咸通十一年立韓允中

僖宗中和三年立

樂彥

文宗

尋立羅玄德

天祐節度使

羅紹威

文宗

九年立趙

天祐

節度使

羅紹威

心惡之力

不能制朱全忠之圍鳳翔也

紹威遣軍將楊利言密以情告全忠

欲借其兵以誅之

全忠以事方急未暇加其請陰許之及李公佺作亂

紹威懼復遣牙將臧延範趣全忠全忠乃

發河南諸鎮兵七萬逼其都

李思安將之會魏鎮兵屯深州樂城

魏鎮魏博鎮冀南鎮

樂城恐當作樂壽

聲言擊滄州討其納李公佺

者也

帥之入魏詐云會宴金盃以大軍繼其後云赴行營牙軍皆不之疑庚午紹威潛遣人入庫斷弓弦甲禪

禪是夕結底帥其奴客數百與嗣勳合擊牙軍牙軍欲戰而弓甲皆不可用遂闔營壘之凡八千家嬰廬無遺嗣勳

亦中重創卒詰旦全忠引兵入城

卒未以權知留

遠留後龐巨昭

湖南西道留後葉廣略

並為節度使庚辰錢

鏐如睦州

九域志杭州西南至睦州三百一十五里

西川將王宗阮攻歸州獲荊南守將韓從寶

陳璋聞陶雅歸歎自婺州退保衢

州兩浙將方永珍等取婺州進攻衢州

去年九月淮南兵取婺州陳璋本

以衢州附淮南今自婺州退保之

楊渥遣光鋒指揮使陳知新攻湖南三

月乙丑知新拔岳州逐刺史許德勣

許德勣天復三年湖南將渥以知新為岳州刺史

為陳知新等覆軍張本

戊寅以朱全忠

為鹽鐵度支戶部三司都制置使三司之名始於此

全忠辭不受夏四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羅紹威既誅牙軍

魏之諸軍皆懼紹威雖數無諭之而猜怨益甚朱全忠營於魏州城東數旬將北巡行營會天雄牙將史仁遇作亂

聚衆數萬據高唐

高唐漢古縣唐屬博州九域志在州東一百一十里

自稱留後天雄巡內諸縣多應之全忠移軍入城遣使召行營兵還

攻高唐至歷亭

歷亭縣屬貝州九域志在州東九十里宋白曰歷亭縣之地自後魏至高齊其地屬鄃縣隋開皇十

六年分永濟渠南置歷亭縣遼聖歷城縣為石拔漢地理志歷城屬信都郡在脩縣界王莽改曰

歷亭唐萬歲登封元年移治歷河置在古歷魏兵在行營者作亂與仁遇相應元帥府左司馬李周彝右司馬符道

昭學之所殺殆半進攻高唐克之城中兵民無少長皆死擒史仁遇斬殺之先是仁遇求救於河東及滄州李克用

遣其將李彌昭將三千騎攻刑州以救之時刑州兵纔二百團練使牛存節守之彌昭攻七日不克全忠遣右長直

都將張筠將數十騎助存即守城筠伏兵於馬領擊嗣昭敗之嗣昭遁去義昌節度使劉守文遣兵萬人攻貝州又攻冀州拔晉縣進攻阜城倚羊城號漢古縣屬冀州九城志晉縣在州東北一百五十里阜城在州西北一百七十九里全忠遣使救冀州滄州兵去

沧州兵歸劉守文所遣

丙午重霸棄城走汴將胡規追斬之鎮南

宗城

宋城縣屬魏州九城志全城在州西北一百六十里

時鎮州大將王釗攻魏州叛將李重霸於

僧為子曰近圭補江州刺史傳卒遂召淮師臨其城今從十國紀年吳史

節度使鐘傳以養子延規為江州刺史傳薨軍中立其子匡時為留後延規恨不得立遣使降淮南

考異曰實錄初

鐘傳養上藍院

丙子廢戎昭軍并

均房隸忠義軍

併屬山南東道以武定節度使馮行襲為匡國節度使

馮行襲自均州徙司州楊渥以昇州刺史秦裴為西南行營

都招討使將兵擊鐘匡時於江西

六月甲申復以忠義軍為山南東道

僖宗文德元年以山南東道為忠義軍

朱全忠以長安却

於邠岐數有戰爭

長安西北至邠州二百五十五里西至鳳翔三百九里奏徙佑國節度使韓建於淄青

韓建本與李茂貞連結者也朱全忠恐其復然故徙之

青節度使長社王重師為佑國節度使

秋七月朱全忠克相州時魏之亂兵散據貝博澧相衛州及魏之諸縣全

忠分命諸將攻討至是志平之引兵南還全忠留魏半歲羅紹威供億所殺牛羊豕近七十萬資糧稱是所賂遺又

近百萬比去畜積為之一空紹威雖去其逼而魏兵自是衰弱紹威悔之謂人曰合六州四十三縣鐵不能為此錯

也

魏州領貴鄉元城魏館陶冠氏草城成昌樂臨河洹水成安內黃宗城永濟十四縣博州領聊城博平武水清平

堂邑高唐六縣相州領安陽鄆湯陰林慮堯城臨漳六縣衛州領汲共城新鄉黎陽五縣貝州領清河清陽武

城經城臨清漳南壓夏津八縣澶州領頓邱清豐觀城臨黃四縣錯處也

壬申全忠主大梁奏裴至洪州軍於蓼洲諸將

請阻水立寨裴不從鐘匡時果遣其將劉楚據之諸將以咎裴裴曰匡時驍將獨楚一人耳若帥衆守城不可猝拔

吾故以要害誘致之耳未幾裴破寨執楚遂圍洪州饒州刺史唐寶請降

八月乙酉李茂貞遣其子餽為質於西

川王建以侃知武州

朱全忠以幽涼相首尾為魏患

計仁泰治蜀守欲先取滄州甲辰引兵發大梁兩浙兵

衆歸於本兩浙兵取衢州淮商與浙人爭娶踰界

三淮南裨將呂師造曰浙人近我而不勤繫我也請擊之本曰吾

圖衢州衢州刺史陳璋告急於淮南楊渥遣左廂馬步都虞侯周本將兵迎璋本至衢州浙人解圍陳於城下璋帥

兵拒於本兩浙兵取衢州淮商與浙人爭娶踰界

三淮南裨將呂師造曰浙人近我而不勤繫我也請擊之本曰吾

受命迎陳使君令已至此吾事畢矣何為復戰且彼近而不動必有以待我也遠引兵還本為之殷浙人蹕之本中道設伏大破之九月辛亥朔朱全忠自白馬渡河丁卯至滄州軍於長蘆杜佑曰滄州長蘆縣漢參蘆縣地宋廢縣為長蘆鎮屬清池縣滄人不出羅紹威饋運自魏至長蘆五百里不絕於路又建元帥府舍於魏所過驛亭供酒饌幄什器上下數十萬人無一不備

秦裴拔洪州虜鐘匡時等五千人以歸裴宗中和二年鐘傳洪州至匡時而亡楊渥字秉鎮南節度使以裴為洪州制置使

淮南楊氏遂兼有江西之地

靜難節度使李繼徽以鳳翔保塞彰義保大之兵攻夏州改正保大通鑑誤作保義益保義軍領邢洛磁在山東而保大軍領鄜坊與邠岐等鎮皆在關西也今改正匡國節度使劉知俊還擊坊州之兵斬首三千餘級擒坊州刺史劉彥暉坊州保大軍巡屬也劉仁恭救滄

州戰屢敗乃下令境內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悉自備兵糧詣行營軍發之後有一人在閭里刑無赦或諫曰今老弱悉行婦人不能轉餉此令必行濫刑者衆矣乃命勝執兵者盡行文其面曰定霸都士人則文其腕或臂曰一心事主於是境內士民稱孺之外無不文者得兵十萬軍於瓦橋時汴軍築壘圍滄州鳥鼠不能通仁恭畏其彊不敢戰城中食盡九土而食或互相掠啖朱全忠使人說劉守文曰援兵勢不相及何不早降守文登城應之曰僕子幽州父子也梁王方以大義服天下若子叛父而來將安用之全忠愧其辭直為之緩攻

冬十月丙戌王建始立行臺於蜀建東向舞蹠號慟稱自大駕東遷制命不通請權立行臺用李晟鄭畋故事承制封拜

按李晟討朱泚屯東渭橋但請假祿

佐趙廣統唐良臣張或為洋州刺史以通蜀漢嘸令上不暇從也其後授張或京兆少尹以調畿內弱仍以米表李寔光降將亟涉殿威勇以要官未嘗承制封拜也鄭畋便宜從事見二百五十四卷傳宗廣明元年榜帖告諭所部藩鎮州縣

劉仁恭求救於河東前後百餘輩李克用恨仁恭反覆竟未之許其子存勣諫曰今天

下之勢歸朱溫者什七八雖彊大如魏博鎮定莫不附之自河以北能為溫患者獨我與幽滄耳今幽滄為溫所困我不與之併力拒之非我之利也夫為天下者不顧小怨且彼嘗因我而我救其急以德懷之乃一舉而名實附也此乃吾復振之時不可失也克用以為然與將佐謀召幽州兵與攻潞州曰於彼可以解圍於我可以拓境乃許仁恭和召其兵仁恭遣都指揮使李溥將兵三萬諸晉陽克用遣其將周德威李嗣昭將兵與之共攻潞州夏州告

資治通鑑補正

卷二

宣宗天復二年

急於朱全忠戊戌全忠遣劉知俊及其將康懷貞救之李繼徽將六鎮之兵五萬軍於美原

據上文則李繼徽所將者五鎮之兵耳益併將

秦隴之兵

知俊等擊之繼徽大敗歸於鄆州

武貞節度使雷彥威屢寇荆南

留後賀懷閑城自守

朱全忠以為怯

以潁州防禦使高季昌代之

高季昌自此遂據有荆南

又遣駕前指揮使倪可福將兵五千戍荆南

以備吳蜀

倪可福自此遂

領宣州節度使同平章事歐陽修五代史

薛居正五代史

薛居正五代史

薛居正五代史

薛居正五代史

薛居正五代史

薛居正五代史

兵引去

唐兵雷房之兵也

十一月劉知俊康懷貞乘勝攻鄜延等五州下之加知俊同平章事以懷貞為保義節度使西

軍自是不振

西軍謂邠岐軍也

湖州刺史高彥卒子禮代之

十二月乙酉錢鏗表薦行軍司馬王茂章詔以茂章領甯

國節度使

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錢鏘為兩府行軍司馬具以狀聞太祖復命遙領宣

州節度使同平章事歐陽修五代史曰鏘表景仁為宣州節度使令從之

朱全忠分步騎數萬遣行

軍司馬李周彞將之自河陽救潞州

閏月乙丑廢鎮國軍興德府復為華州隸匡國節度使割金商州隸佑國軍

同

華為一鎮割金商以隸佑國

皆故厚其資力以扞邠岐

初昭宗凶計至潞州昭義節度使丁會帥將士縉素流涕久之及李嗣昭攻潞州會舉

軍降於河東

考異曰唐太祖紀年錄丁酉下會開門迎降閏十二月太祖以李嗣昭為潞帥薛

居正五代史梁紀在閏月後唐紀在十二月今從新舊唐紀薛史梁紀及編遺錄

李克用以嗣昭為昭

義留後會見克用泣曰會非力不能守也梁王陵虛唐室會雖受其舉拔之恩誠不忍其所為故來歸命耳

克用厚

待之位於諸將之上己巳朱全忠命諸軍攻具將攻潞壬申聞潞州不守甲戌引兵還先是調河南北芻糧水

陸輸軍前諸營

嶺全忠將還志命焚之煙炎數里在舟中者鑿而沈之

朱全忠舉兩河之兵力以攻劉守文滄州

者豈不知功壞于垂成哉益潞州天下之脊而河東之兵全忠之所素憚者也自潞州而南

下太行直抵懷孟之郊可以進達洛都正唐室全忠之篡事不成矣此其所以狼狽而退

劉守文使遣全忠書曰

王以百姓之故赦僕之罪解圍而去王之惠也

城中數萬口不食數月矣與其焚之為煙沈之為泥願乞其餘以救

之全忠為之留數囷以遺之滄人賴以濟河東兵進攻澤州不克而退

吉州刺史彭玕遣使請降於湖南

錢氏既

封彭

玕本赤石洞蠻西鐘傳用為吉州刺史

東方有星如太白自地徐上行極緩至中天如上弦月乃曲行墳

于馬氏

資治通鑑補正卷二百六十六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談允厚 衍補正

後列國紀一

丁晉季克用岐李茂貞淮南楊渥稱唐天祐四年西川王建稱唐天復七年梁太祖朱晃開平元年
是歲唐亡梁晉岐淮南西川凡五國吳越錢鏗湖南馬殷荆南高季昌福建王審知嶺南劉隱凡五鎮

梁王全忠休丘子貝州自滄州還休兵貝州淮南節度使兼侍中東面諸道行營都統宏農郡王楊渥既得江西
謂井鹽區時也驕侈益甚謂節度判官周隱曰君賣人國家何面復相見遂殺之

以隱言其不克負荷欲屬於劉威也事見上卷天祐三年

由是將佐皆不自安里雲都指揮使呂師周與副指揮使綦毋章將兵屯上高上高在洪州高安縣界宋置上高縣屬筠州在

上鎮以地形高上故曰上高南唐昇元中立上高陽保大十年升為縣

初師周事武忠王行密諡

與湖南戰屢有功自言三代將家不可保富貴每恣

為柘酌醉必起舞或擊節狂歌慷慨泣下武忠王聞而疑之密使人偵其動靜師周不自安至是渥尤忌之師周懼

謀於章曰馬公寬厚謂馬殷也吾欲逃死焉可乎章曰茲事君自圖之吾舌可斷不敢泄師周遂奔湖南章縱其卒使逸

去師周揚州人也渥居喪晝夜酣飲作樂然十圍之燭以擊毬一燭費錢數萬或單騎出游從者奔走道路不知所

之左右牙指揮使張顥徐溫泣諫蜀注曰牙者旗名執牙者因以所治為衙曰牙城即衙城也渥怒曰汝謂我不才何不殺我自為之二人懼渥

選壯士號東院馬軍廣署親信為將更所署者恃勢驕橫陵蔑舊顥溫潛謀作亂渥父行密之世有親軍數千營

於牙城之內蜀注曰古者軍行有牙導者所在後渥遷出於外以其地為射場顥溫由是無所憚渥之鎮宣州也

佑

元年楊渥鎮宣州誣以謀叛命別將陳祐往誅之祐間道兼行六日至洪州微服懷短兵徑入秦裴帳中裴大驚祐告之故乃召思

州誣以謀叛命別將陳祐往誅之祐間道兼行六日至洪州微服懷短兵徑入秦裴帳中裴大驚祐告之故乃召思